

20世纪特殊战丛书

反间谍战

李树宝 程 辉 赵德平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 世纪特殊战》丛书

反间谍战

李树宝 程 辉 赵德平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刘海滨

封面设计：岳大地

20 世纪特殊战丛书·反间谍战

20 ShiJi Teshuzhan Chongshu · Fanjiandiezhàn

李树宝 程 辉 赵德平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79 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 / 32 印张：8

字数：188,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207-03210-2/I · 510 定价：8.80 元

《20 世纪特殊战》编委会

主 编：兰黄明
副主编：李国祥 李树宝
 王 健 吴杰明
编 委：程 辉 赵德平
 李力钢 贾俊明
 胡桂收

目 录

一、MI5 苦战波特兰	(1)
二、不辱使命	(17)
三、恶梦的终结	(36)
四、“摩萨德”的一次秘密行动.....	(86)
五、“利——2”侦破案.....	(101)
六、司法部里的金发女郎.....	(142)
七、爆炸，即将在核基地发生.....	(162)
八、倒在密写药水里的女谍.....	(194)
九、恶魔逞威.....	(213)
十、演员献身反间谍战.....	(237)
后记.....	(251)

一、MI5 苦战波特兰

1957年的一天，一个名叫波姬的女人找到多塞特郡波特兰水下武器中心的安全军官，控告其丈夫哈里·霍顿为了一个在该基地工作的姑娘而遗弃了她。这位怒火中烧的女士在哭述其夫罪状时，曾提到在其家中的一个帆布袋里发现有海军部的机密文件，在花园小屋里的一个罐头盒内藏了一大笔钱，而更为严重的是，霍顿经常会见外国人，定期去伦敦同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人接头。显然，霍顿有重大的间谍嫌疑。

霍顿其人

由于波姬的控告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那位安全军官听了之后，觉得难以置信，就起草了一个简单的报告，送给了海军安全处，并附上自己的主观判断：这可能是一位被抛弃的妻子，为发泄其不满的诬告。海军部则将报告转给了负责英国反间谍工作的MI5（军情5局）的C处，该处负责国内各类人员审查和安全保卫工作。当年轻的邓坎姆·瓦格接到报告后，立即到档案室去查霍顿的情况。由于霍顿没有“前科”，所以档案中没有关于此人的记载，于是瓦格也认为那位安全军官的估计是对的，决定不受理波姬的指控。按照例行的工作程序，他写出了该报告内容的摘要，并将摘要上报给C处指导他工作的组长，由组长向波特兰作适当的答复。这样，本该早就落网的一条“大鱼”躲过此劫。

196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在波兰情报局的内线，得知英国皇家海军反潜艇技术秘密外泄，而出卖机密的人曾在波兰工作过并在那里被俄国人收买，尔后此人应聘在海军情报局工作。MI5得到CIA的通报后如获至宝，立即对有上述背景的人进行严格审查。MI5很快查明，只有一个人完全具有上述背景，他就是正在多塞特郡波兰水下武器中心工作的哈里·霍顿。负责此案的D处（反间谍处）立即到局档案室核查霍顿的情况，结果找到了霍顿妻子控告其夫的报告，大吃一惊。局长霍利斯和当时的C处处长弗尼瓦尔·琼斯非常难堪。他们顾不得自责，马上对此案进行全面的调查。整个工作由D处2科波兰组负责。

D处2科负责捷克和波兰的事务，其波兰组对去波兰工作的人员情况很熟悉，他们很快就整理出有关霍顿经历的材料，送给了D处1科（对苏反间谍科）。D处1科科长阿瑟·马丁是个具有敏锐直觉的高级办案军官，他手下只有11人，其中还有4人是秘书，但是他们却负责监视和打击大约300名俄国特工的使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他们淹没在间谍的汪洋大海之中，尽管他们忙得疲于奔命，却常常搞不清自己所追逐的是间谍还是影子。不过，马丁这次坚信霍顿是间谍而不是影子，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

霍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算得上“一个老兵”。他16岁参加皇家海军，成为一个水兵，一干就是27年，他以上士的军衔从海军退役后，凭借他近30年在海军工作的阅历和人事关系，很容易地在海军一个研究机构里谋到了一份坐办公室的美差。时隔不久，幸运女神再次光顾霍顿，他得到了提升，并被派到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为海军武官做些文秘性的工作，这可是肥差。按照英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大使馆工作人员，不仅有优厚的海外津贴，而且还可免费喝酒，这可遂了霍顿的心愿，他生性活跃，善于豪饮，整日有不花钱的酒喝，岂不是一大快事！

在使馆呆得时间长了，和周围的关系也自然熟了，有的同事看他贪财，就建议他去波兰黑市上弄些钱花。霍顿本来就是个贪婪的人，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赚钱，听同事说还有这等好事，自然不肯放过发财的机会，于是，某些黑市就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在他经常出入的场所，有一个活跃的波兰金发女郎令他神魂颠倒，于是两人勾搭成奸。这位名叫喀迪莎的女郎绝非等闲之辈，她不仅在生活上温柔体贴照顾霍顿，而且还帮他做黑市生意。他们常常去黑市把咖啡卖掉，然后带着赚来的钱去夜总会“潇洒走一回”。喝着酒、赚着钱、泡着妞，霍顿的生活胜似神仙，好不快活。

可惜好景不长，霍顿的英国妻子波姬对这种异国情调的生活很不为然，尤其对霍顿在外面生活不检点醋意盎然，妒火中烧，于是吵架就成了家常便饭。霍顿的上司得知其老婆闹得很凶，于是决定将霍顿提前调回伦敦。此时英国人并不知道，霍顿已拜倒在喀迪莎的石榴裙下，这次桃花运为霍顿叛国埋下了祸根。

霍顿回到英国后不久，就被派往海军部设在波兰的一个水下武器研究中心工作。这里不仅条件优越，而且还涉及许多海军机密，令霍顿喜出望外。但是，在国外过惯了奢侈放荡生活的霍顿，对波特兰的冷清生活很不适应，而家中的波姬仍然与他吵得不可开交，于是，他常常到当地的一个小酒店打发时光，借酒消愁，回避现实。正是在这个小酒馆，他遇到了一个与他有同样“嗜好”的女士艾赛尔·盖伊。

盖伊原本是在波特兰一家商店工作的妇女。她举止端庄，安分守己。除了工作之外，她还要照顾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在外界看来，她是孝顺的女儿，贤慧的女人。因此，她似乎不可能与间谍世界有什么瓜葛。她唯一的缺点或许是喜欢晚上到小酒店里喝点东西。

1953年，盖伊应聘到霍顿所在的工作单位当一个坐班的办事

员，由于两人都喜欢到小酒店喝上几口，一来二去混得很熟。盖伊是个老姑娘，年龄不小却尚待出嫁，而霍顿由于夫妻不和，总想在外面寻找些安慰，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他买了一艘游艇，后来他又从盖伊处借钱买了一辆轿车和一套高级唱机。从此以后，两人常常乘游艇到海上兜风或是开车到野外郊游，成了一对棒打不散的野鸳鸯。霍顿的结发妻子则常常是空守闺房，形影相吊。因此，她对霍顿的怨恨越积越深，最后到了向官方控告其夫有不轨行为的地步。

MI5发现霍顿可能是间谍后，并不急于逮捕他。负责此案的阿瑟·马丁是个前陆军通信军官，由于他从未上过培养绅士的公学，因此头脑中没什么框框；他敢想敢干，工作上有股闯劲，很受上司的赏识。他起初在D处2科任科长，1959年被调到D处1科任科长，他果然不负上司的厚望，上任伊始，他就恢复了D处1科对积极的反间谍调查活动的重视，而且由于他在二战时期干过通信情报工作，因而十分看重新技术在反间谍侦查中的应用。这次由于发现了霍顿这条重要线索，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争取破获整个间谍网。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间谍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顺藤摸瓜

阿瑟·马丁布置了精干的特工24小时监视霍顿，他们不久就发现霍顿每月带他的女友艾塞尔·盖伊去伦敦一次。一个特工小组奉命监视霍顿7月份的伦敦之行。特工小组果然不虚此行，他们跟踪霍顿到滑铁卢路时，注意到有个人和他接头，霍顿用一个厚纸袋，换回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接头的那个人。特工小组原以为他是波兰驻伦敦的情报军官，经核对汽车的牌照号码，发现此车属于加拿大人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名下。于是，

MI5 对朗斯代尔进行严密地监视，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他的本来面目。

朗斯代尔是个年富力强的加拿大企业家。从外表上看，他英俊潇洒，衣着讲究，对人友善，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颇招熟人的喜欢。1955 年朗斯代尔来到伦敦，住在靠近摄政公园附近的一套豪华的公寓里，他摆出一个阔佬的派头，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他逢人便说他只是到欧洲转一转，并大谈他的生意经。如果说他有什么业余爱好的话，那就是他不断地追逐那些喜欢他的钱和他的那漂亮长相的妖冶的女人。和许多商人一样，出国旅行也是他的家常便饭。从 MI5 掌握的情况来看，他绝不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因为他开始时是做自动电唱机买卖，这在英国市场上并不怎么赚钱，后来他又做起自动售泡泡糖机生意，他将这种机器出售给对此不感兴趣的意大利，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尽管他在生意场上屡屡受挫，但是在社交场上却频频得分。可以肯定，朗斯代尔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在语言和文学方面有过人之处，这也是他受女士们欢迎的重要原因。自从他的生意萧条以来，经济上似乎有些拮据。他从豪华的公寓搬出，住进了雷金特公园附近的白宫大厦里一套较为一般的公寓房子，同时他在沃尔街开了一个办事处，仍有挥金如土的“大款”遗风。没有人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更没有人知道在来伦敦前他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背景。

带着许多未解之谜，MI5 继续对朗斯代尔进行跟踪。在老维克剧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中，朗斯代尔告诉霍顿和盖伊，9 月份他们不见面了，因为他有事要去美国，他还约定在 10 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天见面，如果赶不回来，将由他们认识的另一个人代替他来接头。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跟踪他们的特工正坐在邻桌、伸长耳朵偷听他们密谈的内容呢！

8月底的一天，朗斯代尔从他住的白宫大厦的公寓里匆匆地走出，来到了大波特兰街的米兰银行，他将一只手提箱和一个牛皮纸袋存进了银行，尔后，朗斯代尔神秘地失踪了。跟踪小组马上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阿瑟汇报，阿瑟则立即面见局长霍利斯，要求检查朗斯代尔存放在银行里的东西。霍利斯则亲自拜见米兰银行的董事长。经磋商，银行同意打开朗斯代尔存放物品的保险箱。9月5日深夜，D处1科的行动军官将朗斯代尔存放在银行的东西取出，送到了位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军情5局的实验室，所有的东西都摊在一张很大的桌子上，MI5的高级科学家（或者说是高级电子技术专家）彼得·赖特和休·温特博恩仔细检查了所有物品，他们发现了职业间谍的全套工具包，里面有两架专门用于拍摄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其中一个相机中还有拍摄过的胶卷。他们怀疑可能是文件，于是对胶卷进行了冲洗，结果发现里面的照片是朗斯代尔和一个风骚女郎的度假快照。奇怪的是包里面竟然有一本关于如何学打字的书，凭多年的反间谍工作经验，赖特看出此书一定同密写有关。他用一束狭窄的水平灯光沿每一页的边缘照射，发现了细微的凹痕，这说明朗斯代尔曾将这些书页用作密写时的复写纸，于是这本书被送到了原子武器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密写方法的弗兰克·摩根博士研究了这本书，收获很大。作为窃听专家，赖特更想得到的是密码本，朗斯代尔没有令他失望。赖特发现装在木碗里的朗森牌打火机，觉得不合逻辑，因为一个打火机大可不必放在银行的保险箱中。摩根博士建议用X光透视检查一下，结果发现其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几样小东西。他们用胶皮吸杯和镊子把这些东西取了出来，发现这是两套只用一次的密码本，而且其中一套正在使用中。

赖特是负责技术侦察的MI5首席科学家，他一直对苏联秘密无线电通信进行跟踪研究。他根据朗斯代尔手上有苏联的密码本，

判定朗与莫斯科肯定有无线电联系。赖特设想，如能复制朗斯代尔的密码本，并且跟踪莫斯科发给他的信号，MI5 就能在朗斯代尔发报和收报时，将有关内容破译出来。但是，赖特目前尚不知道朗斯代尔在什么时间、用什么频率收听苏联的广播，因而无法从莫斯科每周播发的成千上万条信息中收听到播送给他的消息。于是，赖特决定利用现已掌握的技术手段查明他何时、使用何频率收听莫斯科的广播，一场以电子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反间谍战全面展开。

谁是内奸

搞技术侦查向来是赖特的拿手好戏，他马上将自己的方案向 D 处处长琼斯作了汇报。经同意后，他带人在白宫大厦 7 层朗斯代尔隔壁的一套房间里安营扎寨，接下来是要复制密码本。因为不揭开密码本里的每一页并抄出其内容，就不能破译朗斯代尔的秘密电信，但由于密码本是用胶粘在一起的，一旦打开又不能复原，就会引起朗斯代尔的怀疑。于是赖特向辐射作战委员会求助。

辐射作战委员会是在 1960 年由 MI5、MI6（军情 6 局）和 GCHQ（英国通信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情报协调机构。整个 60 年代，辐射作战委员会对于英国通信总部的许多破译成就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的贡献还在于，打破了各部门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它们成为协调一致的整体而运转。赖特曾是辐射作战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赖特通过辐射作战委员会得知，瑞士情报机构最近发现了克格勃废弃的一部只用一次的密码本。他通过 MI6，从瑞士人手中借来了那部废弃的密码本。赖特将两部密码本作比较，发现两者很相似，每部的边缘上都涂着一层薄薄的胶膜，以便使各页都粘在一起。赖特将废密码本上的胶膜揭下来进行分析，并

找邮局的技术人员仿制这种胶水，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揭开朗斯代尔的密码本，将每一页都照了相，然后将原件放在一个特制的夹具中夹紧，并在其边缘上涂好仿制的胶水。9月18日夜，赖特将所有朗斯代尔的东西整理好，送回米兰银行。正当赖特满怀信心地等待朗斯代尔返回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心凉了半截。

几天后，赖特接到监听部门打来的电话，负责监听俄国使馆的托尼·塞尔告诉赖特，9月份，使馆接收机突然收到两份奇怪的短讯，赖特忙问俄使馆发报的准确时间，塞尔告诉他，一次是9月6日凌晨，一次是9月18日午夜，赖特闻之极为震惊：这两天正是MI5在银行取、送朗斯代尔物品的日子。赖特感到惊慌和绝望，因为这意味着苏联已经猜到MI5怀疑朗斯代尔了。赖特又要来了过去两年半里对俄使馆的监听记录，发现除了这两次外，俄国再没有在中夜至凌晨5时之间向莫斯科发报的例子，为了谨慎起见，赖特又要来了A处4科监视员的活动记录，发现监视员的活动时间与俄国使馆向莫斯科发报的时间相吻合，赖特怀疑：监视员中有俄国的内线。于是，他带着有关材料找D处处长琼斯汇报，琼斯也沉不住气了，立即带赖特直接找局长霍利斯。局长听后非常冷静，他同意赖特的怀疑，并指示琼斯对监视员队伍进行紧急调查。

到了10月初，琼斯对监视员的调查没有结果，而朗斯代尔出国未归。按朗斯代尔走前的约定，他将在10月1日这天与霍顿接头，可是在10月1日这天霍顿去了伦敦，并没有与任何人接头。琼斯急得团团转。在他看来，如果朗斯代尔呆在国外不回来，证明朗斯代尔知道自己暴露了，如果他返回伦敦，说明俄国人对MI5的行动并不知底。时间一天天过去，可是仍不见朗斯代尔的行踪。D处的行动军官的信心正在动摇。可是，在10月17日，情况有了转机。据设在沃杜尔街朗斯代尔办事处对面的观察所报告，失踪

一个半月的朗斯代尔终于又现形了。D处的怀疑也随之烟消云散，一场更加谨慎的追踪又开始了。

穷追不舍

为了确保追踪的成功，琼斯指示对监视员的活动严加限制。公开的监视一律撤销，一切活动均要严格保持无线电沉默。A处4科的科长吉姆·斯卡顿对于这种明显地侵犯其主管领域的行为非常不满，在以前的追踪中A处4科一直用无线电保持联系，他向琼斯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琼斯不吃他这一套，断然拒绝他提出使用无线电的请求。斯卡登只好在通信不便的情况下指挥追踪工作。他的部下汇报说：朗斯代尔还是老样子，经营自动电唱机生意，会见霍顿，同形形色色的风流女人约会。不过自从他回来后再没回到白宫大厦的公寓里去。他每夜总是离开他的沃杜尔街办事处往西走，但他走到哪里去过夜MI5并不知道。

阿瑟·马丁是个老特工了，他知道跟踪像朗斯代尔那样的既训练有素又经验丰富的间谍高手绝非易事，因为只要跟踪一段路就足以引起他的警觉。于是D处1科想出了一种新的跟踪方法。头天晚上，由一组监视员等他走出办事处跟踪一段距离，第二天再由另一组监视员在头天晚上停止跟踪的地方等着朗斯代尔，再跟踪一小段距离，如此这般，跟踪的距离逐步延伸。为了避免朗斯代尔起疑心，D处决定同一名监视人员不许使用两次，因此他们甚至动员了机关里的家属和志愿人员去补充监视员队伍。经过两星期小心翼翼的跟踪，D处1科发现，朗斯代尔来到了西伦敦赖斯利普区克朗莱花园路45号。这里的住户是一对加拿大夫妇，名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他们经营着一家专卖美国珍本书的书店。D处一方面调查克罗格夫妇的背景，另一方面要求A处

4 科在克罗格家对过设个观察所。这次吉姆·斯卡顿亲自出马。他来到了克罗格家对过的塞切家，声称为了国家安全的原因，要塞切同意两个监视人员周末到他们家里来，以监视一个估计会到这附近来的人。吉姆还将朗斯代尔的照片给塞切看，但塞切先生没见过此人。于是斯卡顿派几个姑娘来塞切家，她们从塞切家的厨房和塞切女儿的卧室监视着克罗格家的阳台。塞切夫人不知道，这些人是监视她的邻居克罗格的，而事实上，塞切夫妇与克罗格夫妇素有来往。克罗格夫妇很善于交际，他们的家则是受人欢迎的社交场所。丈夫彼得是个性情平和、有文化教养的人，头发已经灰白。妻子海伦则是带有美国口音大嗓门的性格外向的女性，很健谈。此外海伦还喜欢到邻居家“串门”。她经常光顾塞切家，在塞切夫妇结婚 25 周年纪念时，海伦还送给他们一盒银餐匙做礼物。可见他们还是相处不错的邻居。但是现在，塞切家成了监视克罗格夫妇的据点。整个监视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

11 月中旬，朗斯代尔搬回到白宫大厦里的公寓房子，并且从米兰银行取出了手提箱。D 处立即安排英国通信总部的监听专家阿瑟·斯宾塞住在朗斯代尔的隔壁，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监听。在此后的 3 个月内，斯宾塞几乎足不出户。他安装了非接触式窃听装置，并将它同一个低音蜂鸣器相连。这样，即使朗斯代尔在夜间使用电台，蜂鸣也会把斯宾塞叫醒。蜂鸣器一响，斯宾塞就调整监听接收机，查出朗斯代尔收听的频率，并提醒英国通信总部中继站注意，中继站将信号传到通信总部。那里有一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破译专家，他使用 MI5 复制的朗斯代尔的密码本破译收到的电讯，然后将解译的内容传给在伦敦莱肯菲尔大厦的 MI5 总部。

在开始时，事情进展得不顺利，朗斯代尔头一次接收信息时，比尔·柯林斯未能将其破译出来，因为这份电讯中没有密码指标

组。D处的阿瑟和赖特开始怀疑朗斯代尔换了一套新密码。于是他们准备去朗斯代尔处核实一下。有一天，朗斯代尔去萨福克做自动电唱机生意，MI5的科学家赖特和温特博恩偷偷地溜进了他的房间，他们找到了那个打火机，发现密码本还在里面，又有一些页被撕去了。显然，朗斯代尔仍在使用原来的密码本。赖特不愧是MI5的首席科学家，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症解：朗斯代尔用掉的行数比给他从莫斯科收到的电讯加密所需的行数多。将电讯从密码本上往下移，减掉多余的行数，就可以顺利地解读电讯了。

由于赖特的这一发现，MI5能够成功地监听莫斯科每周一次发给朗斯代尔的电讯。这些电讯内容包括：朗斯代尔如何掌握霍顿，向他提出什么问题，应当从波特兰收买什么文件。其中还有些电讯属于私人性质的，如关于他妻子格鲁莎和孩子的信息，有一份电讯暗示，他的上司准备让他在国外5年的秘密使命结束时回国。由此可见，他是俄国人。为了弄清朗斯代尔的本来面目，MI5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安全处帮忙查清朗斯代尔的经历。

风云突变

美国和加拿大反间谍部门传递过来的信息表明：现在的朗斯代尔真名叫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是一个39岁的俄国人，生于苏联，是个著名科学家的儿子，他7岁时被送到美国上学，和他的姑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他16岁时（即1938年）返回苏联，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参加了红军。由于他有10年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克格勃招募了他。经过几年的专门训练和做过一段时间的外勤工作之后，朗斯代尔作为“非法越境者”被正式派出国外，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则被留作人质，住

在莫斯科。1954年，克格勃派朗斯代尔去加拿大，并申请了一份真正的加拿大护照。为了使别人相信他是个地道的加拿大人，他在加拿大逗留了一年，并尽力学会加拿大口音。而真正的朗斯代尔是个东欧裔的加拿大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失踪了。1955年，朗斯代尔装扮成加拿大的企业家来到伦敦。

元旦刚过，局长霍利斯召集手下人开了个小型会议，研究关于朗斯代尔一案的进展情况。D处1科科长阿瑟凭多年的实践经验判断，朗斯代尔是苏联在伦敦的高级特工，不可能只经营霍顿这一名间谍，而现在MI5对朗斯代尔这个间谍网的具体情况尚不完全清楚，因此阿瑟竭力主张让这个案子继续发展下去。以便搞清楚整个间谍网的情况。琼斯处长赞同这个主意，霍利斯也表示同意。为了不打草惊蛇，局长出面与海军部联系，请他们在今后3个月内不要惊动霍顿。同时，具体负责此案的阿瑟要求撤销一切有形跟踪，完全靠无线电监听手段发现新闻谍。

1月4日，中央情报局给MI5拍来密电，告诉MI5揭露霍顿的CIA内线准备在1月5日叛逃美国，这意味着波特兰间谍网有可能暴露，朗斯代尔等间谍可能会突然神秘失踪。一个紧急会议在局长的办公室里召开，大家提出的应变对策基本一致，那就是赶在他们撤离前逮捕他们。

准备逮捕的工作非常复杂、繁琐。海军部主管霍顿的军官被派到波特兰，准备在接到通知后搜查霍顿的房子。破译专家比尔·柯林斯从切尔滕纳姆市的英国通信总部赶来，呆在帕默街，准备截获并破译莫斯科给朗斯代尔的电讯，为了防止莫斯科警告朗斯代尔，从而导致他逃跑，特科的人在朗斯代尔的公寓外面警戒，准备在朗斯代尔万一逃路时立即逮捕他。

按照朗斯代尔与霍顿的约定，他们将在1月7日接头，而MI5的计划则是在他们接头时逮捕他们。1月6日夜晩，对D处的人来